GILLETTE & L'ORÉAL, WOMEN USA

VOL. II

Florida • Georgia • Hawaii • Idaho • Illinois • Indiana • Iowa • Kansas



GILLETTE & L’ORÉAL, WOMEN USA — VOL. II

L’ORÉAL THROUGH GILLETTE · 04

佛罗里达州、佐治亚州、夏威夷州、爱达荷州、伊利诺伊州、印第安纳州、艾奥瓦州、堪萨斯州。穿越美国的第二程；共同的北极序章在此完整保留，并为按顺序阅读本系列的读者折叠起来。

第零章——共同的开篇

这一开篇章节为《美国女性》全部六卷所共有。此处完整收录，并折叠起来，以便按顺序阅读本系列而不必重复。

第零章

在这里，世界不是一片领土：它是一道极限。北极不欢迎人，不原谅人，不给错误留任何余地。白色作为一种绝对的存在统治着一切，寂静，没有记忆。温度不是气象数据：它是一头猎食者。黑夜一连持续几个月，碾碎思想，扭曲人的轮廓，吞没人的意志。

这里的群落很少，很小，很封闭。因纽特人、尤皮克人、北极诸民族生活在没有人会选择停留的地方。在这里，每一个人对群体的生存都必不可少。如果你没有用，你就成了负担。而成为负担的人，会消失在寂静里，消失在雪里，消失在一个毫不让步的环境的逻辑里。

科考站又添了另一种寒冷：等级的寒冷。在这里，女人是罕见的存在，是一个必须适应、否则就会倒下的异数。

在这个地方，“失踪”这个概念并不存在。只有抹去一切的白色。

因纽特与尤皮克女人

北极的女孩不是被宠大的：她是被锻造出来的。她很早就学会抵御寒冷、黑暗和饥饿。她必须对氏族有用，因为在这里，身份不是个人的。它是功能性的。女人扛起家庭和群落的重担：食物、火、孩子、兽皮、照料。没有人谈权利。没有人谈脆弱。抑郁存在，但它没有名字。暴力存在，但它没有证人。

科考站的女人

受过教育，能干，习惯纪律。她以研究员、技术员、医生的身份来到这里。她很快发现，北极不认学历。在这里，只有心理上的坚韧才算数。男性的等级制度压在她头上，任何一丝软弱的迹象都会被当成软弱。这是一个光有力量还不够的环境：需要的是极端的自制。

西方的“外来”女人

她在自由中长大，来的时候相信自己能征服寒冷。但这个地方会把她击碎：孤独，狭小的空间，没有尽头的沉默。科考站不是群落，它们是机器。而一个女人，身处一台由男人设计的机器之中，必须奋力挣扎，才不至于消失。

去往世界尽头的旅程

我的邻居Antonio，大家叫他Nino，多年来一直在说北角，说午夜的太阳，说那几个月没有黑暗的日子。那是他揣在口袋里的一个梦，像一件不可能的事。五月的一个早上，我按响他家的门铃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收拾行李。我一小时后回来。我们30天后回家。”他看着我，又惊讶又高兴。他妻子很担心，问我们打算做什么。“去追一个梦，”我回答。

我们上了车。我们的妻子看着我们，像看两个疯子。但这趟旅行是真的。Nino已经满肚子问题。“我们去哪儿？我该带多少钱？”

“放松，”我对他说。“54个小时就到。才5,000公里。我们坐的是新的Range Rover。享受这一路吧。”

每300公里我就得停一次：他比我大十二岁，有他自己的节奏。我带着水和饮料；他要喝咖啡，还有身体上的需要。我们走得越远，他就越多地讲起自己的人生。要不是那条没有尽头的路，这些事我永远不会知道。

两个男人单独坐在车里，总是在聊女人。他这辈子只认识过他妻子一个。我笑了。我安慰他：“我们都一样。”

他问我连开60个小时的车，是怎么保持清醒的。我跟他讲起俄罗斯，22岁那年，我开了51个小时的车，去见一个从未谋面的女人。“距离不是极限，”我对他说，“它们是借口。我从来没有过借口。”

抵达白色之中

我们进入了挪威。路边一家旅舍。我们会把车留在那里，坐雪橇继续往前走。

向导裹得严严实实，看不透。她摘下护目镜时，我才发现那是个女人。一个挪威女人，沉默，直接，冰冷。Nino坐在雪橇中间，她在前面，我这个190厘米的个子在后面压阵。

天还亮着。我的表显示着时间，却没告诉我那是夜里还是早上。那是午夜的太阳。我们到了北角。

Nino哭了。他抱住我。我笑着对他说：“小心点……别人会以为我们是同性恋。”我们笑了，但我们正站在世界的尽头。

接着来了严寒：零下52摄氏度。

进入真正的北极

他们把我们带到一个金属集装箱里换衣服。极其沉重的加厚连体服，用复杂的拉链封着。

向导的钱是我付的。Nino被留在一个冰屋里，和几个男人一起；我被留在另一个冰屋里，和一家人一起：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，还有三个三十到五十岁的女人。

那是一个封闭的世界。简单。粗砺。

男人待在一边。女人们维持着节奏。厕所是离冰屋五米远的一个小坡：大便还没落地就冻住了。我的第一泡尿变成了一颗黄色的北极星。那是北方在向我问好。

那个中年女人Magi会说一点英语。其余的都靠手势、眼睛、双手。寒冷的语言。

我不知道那身连体服怎么用的时候，她想都没想，就碰了碰我的裆部，给我看一条藏起来的拉链。没有恶意，没有尴尬：只有功能。生存。

冰屋里的三天

她们端来食物。熏鱼，生鱼，鳕鱼肝，鲸鱼肚。还有鲨鱼丸子。没有选择。没有别的办法。那就是大自然给的东西。

然后我喝了一种红色的液体。我以为是葡萄酒。那是过滤、煮沸、加了糖的鲸鱼血。我喝了下去。它给了我一种从未有过的力量。一种原始的能量。我以为是可卡因。不是。那是北方进入了身体。

女人们看着我。老人出去打猎了。我休息，喝血。三天没有电话，没有网络，没有电脑，没有Nino。只有我和她们。

没有黑夜。只有光、火、冰和呼吸。

三个女人躺下睡觉。我找地方。最年轻的那个抬起胳膊，示意我靠过去。她们一下子大笑起来。我不明白。她们说我是她们的“圣诞节”。

那是在说，我被接纳了。

我想给她们一点钱表示感谢。她们拒绝了。她们只想要一个拥抱。还有几句卡拉布里亚方言，好让彼此觉得更近一些。

在那里，我明白了真正的礼物的价值：那些买不到、也卖不掉的东西。

向导的告别

三天后，向导来了。她和三个女人谈了一个小时。我在外面。我听不懂她们在说什么。那不关我的事。那是她们的语言，她们的世界，她们的法则。

在集装箱里，我正在脱衣服的时候，向导走了进来。好奇。直接。北欧式的。她紧紧抱住我。她吻了我。她的皮肤白得像牛奶。她的眼睛蓝得像八月的天空。

她求我带她走。为了离开那个世界，她什么都愿意做。

我恭敬地笑了笑。我不能。我不该。

我只给她留下一个承诺：“如果你需要什么，给我写信。我会帮你。”她连钱都拒绝了。她是个美丽的女人，却很孤独。一种远远看不出来的孤独。一种寒冷不会原谅的孤独。

回家

我们去接Nino。他激动极了。他不想回去。但我和他妻子有约在先。

他把他的三天讲给每一个人听。我一言不发。我从来不跟男人分享任何东西。只跟纸分享。

于是，当Nino回到他的世界时，我已经在去往另一个世界的路上。另一个目的地。另一场相遇。

欢迎。

尾声

北方不会带走你：它改变你。而且它从不

把完整的你还回来。男人来到北极，寻找光、寂静、照片、梦想。女人留下来，为了活下去。

男人讲述他们看见的东西。女人对她们经历过的东西保持沉默。

男人回去了。女人留下来。她们留在寒冷里，留在雪的房子里，留在没人听见的沉默里。她们留下来，支撑那些从不颂扬她们的群落。她们留下来，保护孩子、老人、陌生人。她们留下来，无人看见。

我从那里只带走了一段记忆：一个美丽的、美得不可思议的女人，却孤身一人。不是浪漫意义上的孤独。是人的意义上的。是悲剧意义上的。

反思

北方杀死的不是身体。它杀死的是存在。剩下的只有白色：一个女人同时活着又消失的地方。

这就是我写作的原因。因为极端的地方不会讲述自己的故事。而穿行其间的人，没有保持沉默的奢侈。

我不会。我不会。我的土地生下了我，而世界其余的地方迎接我，不是把我当作客人，而是当作家人。

从北方绝对的白色里，我降落到美国绝对的混乱之中。

美利坚合众国

不可能的任务

为一家美国公司工作十八年，会给你一样世界上任何别的公司都给不了的东西：一种工作文化，一套流程，一个清晰的使命，还有一套价值体系——它们不是理论，而是每天的实践。他们不向你解释这些；他们在你身上把它们建起来。而且不征求你的同意。

我在纽约的办公室里，有人给了我一份我从未想象过的工作。不是升职。不是调动。是一场实验。

一个保密项目，为了在美国境内验证一种人际关系模式而设立。他们挑选的不是经理，不是心理学家，也不是培训师。他们挑选的是拥有某种真实世界经验的人。我的名字出现了——尽管我做了十八年销售。他们看的不是职位：他们看的是头脑。

这项测试解释起来很简单，完成起来却极其困难：

一年之内走遍美国50个州，城市由我自己选，每个地方至少待一个星期。

最后两周是强制休假。所有费用由他们承担。我只需要生活、观察、理解，每个星期一交一份报告。一份有人味的、干脆的、精确的记述。

我签了合同。我通知了家里。家里什么都没问。他们只想知道每个月的补给到了没有。我即将面对美国的一整年。他们，和往常一样，面对的是下个月。

为了稳妥起见，我的工资直接打进我在意大利的银行账户。这是一种客气的说法，意思是：“别干蠢事。用你手里有的过日子。我们看看你到底是谁。”

直到十五年后，我才拿到我当年的原始报告、那些分析，以及他们收集的关于我的材料。这本书就是从那里诞生的。我获准出版它，条件只有一个：永远不说出委托这项工作的公司的名字。

这不重要。这个故事讲的不是标志。它讲的是一个男人，身处一个除非亲身经历、否则不可能理解的国家。

从最远的地方出发？

合乎逻辑的选择是从边缘出发，而不是从中心。理由很简单，有两个：

1. 我刚开始这场实验：头脑最清醒，注意力最集中。

2. 从极端出发，我可以修正路线，干净利落地走完全程。

我不需要从波士顿或芝加哥开始。我得从一条边界开始。从一个只在纸面上属于美国的地方开始。

我选了阿拉斯加的首府朱诺。与世隔绝。只能坐船或坐飞机到达。一座不属于任何人的城市。出发的完美地点。

优化资源

出发之前，我做了一件美国人首先会尊重的事：我像一个专业人士那样安排自己，而不是像一个游客。

我打电话给三家最热门的航空公司，就是国内航线网络最大的那几家。不到一个小时，我就以六折买下了一本五十张的国内航班票册。

没有时间限制。没有天数限制。没有任何约束。只有一个条件：一年之内用完。

我对连锁酒店、Uber出租车和租车公司也如法炮制，然后认真做了一份行程表：各个站点、方式，但不写时间。

我准备好了。

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成功。第一个信号是，我知道怎么移动。美国奖励行动的人，而不是等待的人。

公司看到这笔交易时，做了美国文化一贯会做的事：他们核查了可靠性。

我能不能应付一整年不停的移动？我能不能处理意外、距离和紧急情况？我是不是独立的？

正因为如此，出发之前，我又落实了一个关键细节：

我确保我的信用卡每月至少有100,000美元的额度。

这笔钱不是用来花的。它是用来证明我们管得住它。美国人就是这样想的：如果你没有自主，你就没有自由。如果你没有自由，你就无法被评估。

从那一刻起，这个项目不再是一项任务。它是一项使命。

现在，真正的旅程开始了

阿拉斯加属于美国，只是在地理上。它是另一个世界。

那是女人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地方。是报案永远到不了目的地的地方。是城市不过是野蛮大陆中央几座文明孤岛的地方。

朱诺是我的第一场考验：一座没有任何公路与国家其他地方相连的首府。一块感觉不像美国的美国。

在这里，我开始明白一件事：这趟旅程不会是地理上的。它会是人的旅程。

第一组（第一卷）

亚拉巴马、阿拉斯加、亚利桑那、阿肯色、加利福尼亚、科罗拉多、康涅狄格、特拉华、佛罗里达、佐治亚

第二组（第二卷）

夏威夷、爱达荷、伊利诺伊、印第安纳、艾奥瓦、堪萨斯、肯塔基、路易斯安那、缅因、马里兰

第三组（第三卷）

马萨诸塞、密歇根、明尼苏达、密西西比、密苏里、蒙大拿、内布拉斯加、内华达、新罕布什尔、新泽西、新墨西哥

第四组（第四卷）

纽约、华盛顿

第五组（第五卷）

北卡罗来纳、北达科他、俄亥俄、俄克拉何马、俄勒冈、宾夕法尼亚、罗得岛、南卡罗来纳

第六组（第六卷）

南达科他、田纳西、得克萨斯、犹他、佛蒙特、弗吉尼亚、西弗吉尼亚、威斯康星、怀俄明

佛罗里达州

佛罗里达是一个活生生的悖论。

在世人眼里，这是一个度假胜地：海滩、阳光、游乐园、棕榈树、鸡尾酒、温暖的海、迈阿密、奥兰多、坦帕。到处都是色彩。一种恒久的幸福假象。

但住在那里的人知道，佛罗里达还是：长期的贫困、难以承受的房租、深刻的不平等、掠夺性的旅游业、周期性的风暴、季节性的工作、脆弱的社区、极高的家庭暴力、被遗弃在边缘的老人。

这是一个有两张面孔的州：给游客的是明信片，给撑起它的女人们的是现实。在佛罗里达，女性的缺席很少被人谈起。它藏在沙子、大海和必须挂在脸上的笑容底下。但它就在那里，清清楚楚，每一天。

富足的女人消失，是因为社会的重负、永远的不稳定、不足的服务，以及那些让经济运转却得不到承认的隐形角色。

这是一种运作中的消失，而不是象征性的消失。

照护老人的女性——52岁

佛罗里达是美国的养老院。数以百万计的老人住在这里，许多人没有家人，另一些人有严重的健康问题。

支撑他们的不是机构：是女人。

她是护理员、健康助理、养老院的员工。她常常在艰难的条件下工作：漫长的班次、微薄的工资、难以照顾的病人、什么都克扣的私营机构，还有巨大的责任。

她必须抬起身体、发放药物、打扫、清洗、倾听、安抚、扶住。

她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。她没有钱可以存下来。她的生活围绕着别人的脆弱打转。

她的缺席是身体上的：没有一天真正属于她。

如果她不在了，没有人会接替她。这个体系没有她就无法维持，却假装可以。

旅游区的女服务员——26岁

佛罗里达靠旅游业兴旺。旅游业靠女人兴旺。

她在餐馆、酒店、酒吧、度假村、游乐园、赌场、海滩俱乐部工作。她没有作息：她有班次。她没有稳定：她有季节。她没有职业生涯：她只是活下去。

她的生活是：必须挂着的笑容；不断的要求；决定这个月的小费；傲慢的顾客；一分钟就能把她换掉的经理；持续不断的情绪劳动。

夜里她很晚才起身，疲惫不堪。第二天早上，她又重新开始。

她的缺席是道德上的：对游客来说，她不存在。她是一项服务，不是一个人。

她每天都看见大海，但大海不是为她准备的。

内陆地区的移民女性——31

岁

远离海滩和现代城市的地方，是真实的佛罗里达：田野、温室、贫穷的小镇、体力劳动。

移民女性——往往来自拉丁美洲或海地——撑起了这个州不愿展示的一切：打扫房屋；农业；食品包装；报酬微薄的服务；非正式的保姆工作；汽车旅馆的夜班。她们害怕当局，靠很少的钱过活，把钱寄回家。很多人孤身一人，另一些人带着年幼的孩子，要在艰难的街区把他们养大。

她的缺席既是经济上的，也是语言上的：她英语说不好，她不知道如何求助，她没有真正的权利。体系利用她。当不再需要她时，就把她丢下。

她是那个让佛罗里达保持干净、而佛罗里达却不承认她存在的女人。

与风暴共存的女性——37

岁

佛罗里达生活在飓风的持续威胁之下。每个季节都带来焦虑：准备、封闭、等待、希望。

风暴来袭时，谁来保护房子、孩子、证件、我们仅有的那一点东西？总是她。

许多女人住在：活动房屋、老旧的公寓、危险的沿海地区、边缘的街区。

每一场飓风都意味着：撤离、失去工作、把地上的水清掉、抢救剩下的那一点点东西。

而这往往意味着独自去做。

她的缺席是环境上的：州政府承诺保护，但受打击最重的是她们，被迫崩溃，再从零开始。每一场风暴，她们都会失去一些没有人能

补偿的东西：力气、时间、精神的稳定。

尾声——佛罗里达州

佛罗里达生活在持续的反差之中：绝对的光明与绝对的黑暗。国际旅游与本地的不稳定。看得见的财富与结构性的贫困。

这里的女人不是一夜之间消失的。她们慢慢地耗尽，在班次、炎热、飓风、顾客、老人、孩子、没有保障的工作和高得令人却步的生活成本之间。

佛罗里达女性的缺席不是一个事件。它是一个过程。

一种对精力、时间、尊严和承认的持续扣减。

这个体系靠她们才活下来，却表现得好像她们不存在。

反思——佛罗里达州

佛罗里达教会我们一件简单的事：女性的缺席可以是五彩缤纷的。

要抹去一个女人，并不需要阿拉斯加的寒冷、亚拉巴马的历史或亚利桑那的严酷。

有时候这样就够了：一个看不见她的游客；一个依赖她的老人；一个剥削她的雇主；一场卷走一切的飓风；一份永远不够用的工资；一笔不可能付得起的房租；一种不承认隐形劳动的文化。佛罗里达是女人在阳光下工作、却活在阴影里的地方。

这就是它出现在这一卷里的原因。因为它展示了真相：即使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，对那些撑起它的人来说，也可能是最残忍的。

佐治亚州

佐治亚是一个双重的州：表面现代，内心古老。

亚特兰大在飞速前进：科技、机场、音乐、大学、黑人企业、全国政治。然而，这个州的其余部分仍然停滞不前：乡村、食品工业、

宗教、保守主义、稳定的贫困。

这是一片书写过民权历史的土地，却把许多女人留在了身后。

佐治亚不用看得见的暴力抹去女人。它用传统的重量、用纹丝不动的贫困、用无人分担的家庭责任、用那种看起来很正常的艰苦而报酬过低的工作，抹去她们。

在这里，女人是支柱、引擎、中心。正因为如此，她们被视为理所当然，被视为理所当然，被使用，被压得喘不过气，在决策中被忽视。

佐治亚是一个活在女人肩膀上的州，却表现得好像那份重担是天经地义的。

食品工业的女性——30岁

佐治亚是美国鸡肉和肉类工业的中心之一。巨大的工厂、没有尽头的生产线、艰苦的班次、寒冷的环境、持续的噪音。

在这里工作的女人要面对：令人精疲力竭的重复；割伤、挤压、慢性疼痛；不间断的监视；生产时间的压力；脆弱的合同；永远不涨的工资。

食品工业从不停歇：不为疾病停，不为怀孕停，不为家庭问题停。

如果她不在，半小时之内就会有人顶替她。没有人问为什么。没有人去看她肩上扛着什么。

她的缺席是工业上的：被缩减成机器的一个零件。一个必须运转的数字。而不是一个需要被理解的生命。

黑人社区的女性——48岁

在黑人的佐治亚，女人就是一切：母亲、劳动者、引路人、精神支柱、历史的记忆。

是她撑起大家庭，在家里家外工作，养活孩子，常常还要养活孙辈；当男人们因为不稳定的工作、疾病、监狱或抑郁而消失时，是她把整个社区维系在一起。

她扮演着一个巨大的、从未被承认的角色。

在亚特兰大，她工作在：学校、医疗、办公室、公共服务、交通、援助。在南方乡村，更是如此：农业、商店、教堂、照护老人、对破碎家庭的非正式支持

她的缺席是社会性的：每个人都在用她，每个人都在要求她，却没有人把她放在决策的中心。

她是那个撑起整个民族、却永远不能倒下的女人。

生活在信仰与控制之间的女性——

44岁

佐治亚是美国宗教氛围最浓的州之一。在这里，教会不是灵性：它是社会组织。

对许多女人来说，信仰是她们唯一能喘口气的地方。但许多人恰恰被这个结构困住了。

僵硬的角色：虔诚的妻子、在场的母亲、体面的女人、社区的活跃成员

严格的规矩：不要示弱；不要“玷污”家庭；不要在公开场合反驳男人；不要偏离传统角色。

对许多女人来说，宗教是避难所。对另一些人来说，它是控制。

她的缺席是文化上的：她无法真正表达自己是谁，因为社区给了她一个预先设定的形象。她微笑是出于义务，而不是出于选择。

城郊的隐形女性——32岁

在亚特兰大之外，时间慢了下来。小城市、最低限度的服务、糟糕的学校，几乎没有交通。

这里的女人过着一种充满了无解的小问题的生活：低工资、不断上涨的房租、不足的学校、遥远的医疗、普遍的成瘾、缺乏机会、体力劳动或重复劳动。

她们在超市、快餐店、仓库、保洁岗位和本地商店工作。每个月都是一场财务之战。每一年看起来都一样。

她的缺席是地域上的：她生活在一个不会改变、也不让她改变的地方。

困住她的不是一扇关上的门，而是一整片纹丝不动的地理。

尾声——佐治亚州

佐治亚是一个要求你知道往哪里看的州。如果你看亚特兰大，你以为看到了现代。如果你看南方乡村，你看到的是古老的历史。如果你看工业，你看到的是经济中最艰苦的部分。如果你看社区，你看到的是伪装成正常的苦难。

这里的女人不是突然消失的。她们在这些东西底下慢慢耗尽自己：僵硬的传统；繁重的劳动；强加的角色；温和的贫困；巨大的责任；索取很多、给予很少的社区。

佐治亚女性的缺席不是一片空白。它是一副重担。

一副女人们背着却从不抱怨的重担，因为她们身边没有人让她们习惯于被倾听。

反思——佐治亚州

佐治亚揭示了一个严酷的真相：有些州，女人不是被创伤抹去的，而是被习惯抹去的。

她撑住是正常的。她多做一些是正常的。她无处不在是正常的。她不倒下是正常的。她累了也要微笑是正常的。

而当某件事变得“正常”，它就不再被看见。

佐治亚告诉我们，缺席可以由传统本身构建出来：不需要公开的暴力，一个被强加了几十年的社会角色就够了。

这里的女人并不要求被看见。她们只是要求不要被她们所支撑的那个体系耗尽。

这就足以把它放在这一卷的中心。

夏威夷州

夏威夷是美国最优雅的骗局。

在世人眼里，它们是天堂：海滩、碧绿的海水、冲浪、完美的气候、明信片、目录式的旅游。到处都是色彩，表面的平静，壮观的自然。

但真实的夏威夷完全不同：极其高昂、令人却步的生活成本；低工资；集中的土地所有权；吞噬资源的旅游业；被边缘化的本地社区；被抹去或被出卖的身份；藏在完美风景背后的贫困。

这里的女人消失，不是因为明显的暴力。她们消失，是因为她们生活在一片土地上，这片土地向世界出售一种形象，却向生活在其中的人隐藏另一种。

她们的缺席是双重的：在旅游数据里看不见；在美国的文化叙事里看不见。

夏威夷不是一下子就抹去女人的。它用缓慢抹去她们。用经济。用不留余地的旅游业。用被偷走的身份。

酒店业的女性——34岁

夏威夷靠旅游业兴旺。前台、女服务员、客房清洁员、客房服务、水疗、旅游活动。在这里，女人是这个体系的心脏。

她工作的环境看起来很完美，实际上却是：节奏很快；工资很低；要求不断；不可能的工作时间；要求必须微笑的经理；常常把她当作“套餐的一部分”的顾客。

她和两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一起生活：

1. 无法接受的房租（许多人和三四个人合住）

2. 高得离谱的生活成本（一切都比本土贵

一倍）

天然的天堂就在她周围，但她的生活是每天与开销赛跑。

她的缺席是经济上的：她在一个她负担不起的天堂里工作。

夏威夷原住民女性——29岁

原住民女性是夏威夷的心脏，也是处境最不利的人。

历史一清二楚：殖民、失去领土、文化强加、侵入性的旅游业。她的生活是传统、家庭、工作和文化抵抗之间的平衡。

她常常在必不可少的行业工作：学校、医疗、社区援助、社会项目、传统农业、文化活动。

她扮演着一个巨大的角色，却得不到承认。她的文化被当作民俗卖给全世界：舞蹈、音乐和符号被变成了游客的娱乐。

她的缺席是文化上的：她的身份被展示，却不被尊重。

她作为形象无处不在，作为声音无处可寻。

撑起多代同堂

家庭的女性——46岁 在夏威夷，有许多多代同堂的家庭：不是出于传统，而是出于经济上的需要。

三代人住在同一所房子里，房子常常很小：祖父母、父母、孩子、兄弟姐妹。

在这里，女人是这个结构的脊梁：她工作；她做饭；她照顾孩子；她照料老人；她在不同的语言之间充当桥梁；她管账；她独自应对各种问题。

她的空闲时间少得出奇。几乎没有个人空间。一副巨大的情感重担。

她的缺席是家庭内部的：每个人都依赖她，却没有人看见她真正是谁。

家庭是她的力量，也是她的牢笼。

生活在孤立与自然之间的女性——32

岁

在檀香山和度假村之外，是一片多样的群岛：偏远的岛屿、小村庄、与世隔绝的社区。

这里的工作是：农业、捕鱼、维修、小型服务、基本的学校、社区照护。

从美国本土看过来，这个女人过着一种看似简单的生活。其实很艰难：有限的交通、遥远的医疗服务、几乎为零的机会、普遍的成瘾、高得离谱的物价，以及习以为常的精神孤立。

她的缺席是地理上的：她生活在权力的地图和全国的想象之外。

自然是一种美，也是一种孤独。

尾声——夏威夷州

夏威夷是一个一切都成双的地方：美丽与辛劳，财富与贫困，形象与现实，旅游与背井离乡。

这里的女人被抹去，不是因为悲剧，而是因为经济。因为历史。因为入侵的旅游业。因为压得人喘不过气的生活成本。因为那个展示一切、唯独不展示她们的完美叙事。

夏威夷女性的缺席由这些造成：被偷走的身份、报酬过低的工作、被出卖的文化、沉重的家庭、没有个人空间、不确定的未来。

夏威夷看起来很轻盈。其实不是。

反思——夏威夷州

每个州都展示出缺席的一张不同的面孔。在夏威夷，缺席有大海的颜色、沙子的形状、被剥削的传统的声音。

在这里，女人作为形象是看得见的，作为人是看不见的。她被用在旅游营销里，用在卖给游客的民俗里，用在度假村完美的照片里。

但她真实的生活是：昂贵；疲惫；充满责任；充满妥协；几乎没有社会上升的可能。

夏威夷告诉我们，即使是天堂，也可以建立在居住其中的人的缺席之上。

这就是这个州出现在书里的原因：不是作为梦想之地，而是作为证据，证明世界只看表面，却无视那些撑起现实的人。

爱达荷州

爱达荷是一个活在阴影里的州。它不发出声响，不引人注意，美国的其他地方几乎从不谈起它。

它是山脉、农业、土豆、牲畜、寒冷、距离、寂静。它是一片自然丰饶而机会匮乏的土地。一个时间走得很慢的州，而女人的生活走

得更慢。

爱达荷不用惊人的暴力抹去女人。它用孤独、僵硬的宗教、服务的缺乏、地理的距离、分散的贫困，以及一种认为女人撑起一切是理所当然的文化，抹去她们。在这里，女性的缺席是地理的产物：空间巨大，资源稀少，社区封闭。

农业中的女性——36岁

爱达荷靠农业和畜牧业兴旺。女人一直是这条产业链的一部分。她们不被称作“帮手”，但因为没有她们，什么都运转不了。

她在田里、在牲口棚里干活，操持家务、照看孩子，常常分不清工作和私人生活。

天亮前起床，牲畜，冰冷的水，打扫，收割，给所有人准备饭菜。没有休息日。没有单独的报酬。一切都是“家里的事”。

她的缺席是经济上的：她像男人一样干活，但在官方上“她不工作”。

她不出现在工资单、文件或统计数据里。她只存在于付出之中。

保守教会的女性——42

岁

爱达荷有着强大的、往往是保守的宗教存在。在这里，女人必须体现特定的模式：母亲、妻子、虔诚的形象、沉默、体面、随叫随到。

社区在观察。评判。纠正。

她承担不起走出自己角色的代价：任何偏离都是家庭的污点。她的缺席是文化上的：她不是在身体上消失；她消失在被分配给她的角色之中。

她无处不在，却无法表达自己。

隐形工作中的女性——30岁

在农田和教堂之外，是一些小城镇：楠帕、爱达荷福尔斯、波卡特洛。

在这里，女人的工作是：收银员、保洁员、呼叫中心话务员、店员、快餐店员工、学校助理。

这些工作撑起整个社区，却建立不起职业生涯，不允许成长，也不保证安全。

她的缺席是社会性的：她的生活不被政治视为“重要”，不进入发展规划，不出现在公共话语中。

她是那个让“普通”的爱达荷维持下去的女人，那个没有人谈论的女人。

生活在距离之中的女性——51岁

在爱达荷，房屋和社区之间相隔数小时。漫长的道路，遥远的医院，很少的学校，很少的商店。

住在这里的女人要面对：精神上的孤立；严酷的冬天；遥远的医疗服务；漫长无尽的救援时间；完全困在家中的生活；普遍的成瘾；隐藏的贫困。如果发生紧急情况，她是孤身一人。如果她有问题，她只能等。如果她累了，没有人看得见。

她的缺席是地理上的：她消失在距离之中。她存在，却在地图之外。

尾声——爱达荷州

爱达荷是一个森林、山脉和寂静的州。而在寂静中，女人更容易迷失。

她的缺席不是丑闻，不是新闻，不是一个数字。它是每天的一片空白，由这些造成：僵硬的角色；沉重的乡村生活；艰难的地理；疲弱的经济；只会强加、不会倾听的宗教。

爱达荷不用喧嚣伤人。它用冷漠伤人。

反思——爱达荷州

每个州都有一种缺席的形式。在爱达荷，缺席的形式是距离。

在这里，女人不是被推出体系的：体系根本就看不见她。

她是隐形的，因为她生活在什么都到不了的地方：没有信息，没有医疗，没有政治，没有机会。

爱达荷表明，抹去女性的存在并不需要悲剧。只需要一片比生活走得更慢的土地。

这就是这个州出现在这一卷里的原因：因为它的缺席没有声响，却重如山岳。

伊利诺伊州

伊利诺伊是一个反差极端的州。芝加哥是一座庞大的大都市，中西部的工业和金融心脏。一个文化巨人，暴力、富有创造力、支离破碎。这个州的其余部分则是另一回事：乡村、小城镇、农业、隐藏的贫困，以及保守的心态。

这是一片双重的土地：大都市与乡村，现代与衰落，机会与失败，大学与被遗弃的街区。

在伊利诺伊，女人消失不只是因为一个原因。她们消失，是因为她们必须周旋于太多不同的世界、太多破碎的体系、太多永无止境的日常要求之间。

她的缺席是城市的、乡村的、经济的、社会的。它取决于她住在哪里，但结果都一样：她背负着重担，而不是承认。

来自芝加哥艰难街区的女性——

32岁 芝加哥是一城两面：一个出现在电影里，另一个没有人想看。

她生活在第二个里面。在那些街区里：暴力是正常的；学校很弱；商店关门；医疗太贵；政府够不着；警察来得太晚，或者来了也办不好。

她能在哪里工作就在哪里工作：快餐店、超市、保洁、低薪的托儿所、最低限度的援助。她的问题不是一个：是十个同时压来。要保护的孩子，要付的房租，缓慢的交通，不可能的作息，充满敌意的环境。

她的缺席是城市的：她生活在一座举世闻名的城市里，而这座城市从不朝她看一眼。

医院与诊所的女性——44岁

伊利诺伊拥有全国最重要的一些医疗机构。在那些响亮的名字背后，是成千上万的女人：护士、技术员、操作员、护理员和辅助人员。

是她们让这些维持运转：急诊室、超负荷的科室、脆弱的病人、夜班、接连不断的紧急情况。

这是一份不给你喘息的工作，它从身体上和精神上把你耗尽。

她的缺席是运作中的：如果她停下来，整个体系就会崩溃，但她的声音远没有她的工作那么有分量。

她是那个治疗所有人、却没有人治疗她的女人。

乡村女性——50岁

在芝加哥之外，远离大学的地方，是一个很少有人了解的乡村伊利诺伊：广阔的田野、空荡的道路、小小的学校、遥远的医院。

这里的女人生活在一种艰难的现实里：季节性的农业；完全困在家中的生活；封闭的社区；很少的服务；男人中普遍的成瘾；精神上的孤立。她没有机会。她没有别的选择。她没有支持网络。

她的缺席是地域上的：她消失在距离之中，不是因为她没有价值，而是因为她生活在世界够不着的地方。

从事服务业的拉丁裔女性——29岁

伊利诺伊有一个庞大的拉丁裔社区，尤其是在芝加哥及其工业郊区。

移民女性是整个行业里看不见的支柱：餐饮、保洁、照护老人、酒店、轻工业工厂、保姆、分销。

她辛苦工作。她挣得很少。她打两份工。她尽力说着英语。她独自抚养孩子，或者几乎独自。

她是那个让别人过得舒舒服服、自己却永远得不到同样空间的女人。

她的缺席既是经济上的，也是语言上的：她没有声音，没有保护，没有时间抱怨。

尾声——伊利诺伊州

伊利诺伊是一个复杂而沉重的州。女性的缺席不止一种。至少有四种，各不相同，全都真实：

城市的；医疗的；乡村的；移民的

场景在变，结果不变：女人做着州政府已经不再做的一切。

而在她撑住的同时，她消失了。伊利诺伊抹去女人，不是因为它无视她们。它抹去她们，是因为它把她们视为理所当然。

反思——伊利诺伊州

每个州都揭示出真相。伊利诺伊揭示的是这一点：

即使一个女人无处不在，她也可能在一切重要的事情上缺席。

她在医院的班次里，在贫穷的街区里，在与世隔绝的乡村里，在拉丁裔经济的隐形工作里。

她出现在每一项必不可少的职能里，却被排除在每一张决定这个州未来的桌子之外。

伊利诺伊女性的缺席与她们的贡献成正比：她们撑得越久，就越不被看见。

正是这个有缺陷的等式，让这一章成为必要。

印第安纳州

印第安纳是一个靠习惯而不是靠变化活着的州。它是美国的中部，那种不上新闻、什么也不要求、日复一日过着好像一切都会保持原样的美国。

这是一片属于这些东西的土地：保守的基督教；农业；小城镇；机械工业；没有尽头的高速公路；一种不宽恕疲惫的缓慢节奏。它不是一个会爆发的州。它是一个会消耗人的州。日复一日。

这里的女人消失，不是因为明显的创伤。她们消失，是因为她们必须应付一个不是为她们设计的结构：家庭、工作、宗教、僵硬的角色、小社区、沉重的期待。

在印第安纳，女性的缺席是正常的。

被社会所接受。好像女人低人一等是天经地义的。

工厂女工——33岁

印第安纳到处都是工厂：汽车、发动机、零部件、机械。漫长、重复、嘈杂的生产线。

这里的女人工作在：装配、检验、流水线、质量控制、工业仓库。

艰苦的节奏，累人的班次，一具被磨损的身体。

工资够用，却不能让人解脱。生活一成不变：家 → 工厂 → 家。

她的缺席是身体上的：不到四十岁，工作就把她耗尽了。疼痛，后背，胳膊，膝盖。一具带着生产体系签名的身体。

她是那个生产美国的引擎、自己却买不起她所造之物的女人。

福音派教会的女性——45

岁

印第安纳是中西部宗教氛围最浓的州之一。福音派教会无处不在，社区紧密，角色界定分明。

在这里，女人生活在一个精确的范围之内：妻子、母亲、教育者、虔诚的存在、家庭的道德形象。

问题不在于信仰。问题在于围绕着信仰的社会控制。

如果她离婚，她会被评判。如果她改变生活，她会被孤立。如果她不守规矩，她就成了坏榜样。

她的缺席是文化上的：她不能以本来的样子示人，只能以应该的样子示人。

她无处不在，但永远是作为一个被强加的角色。

乡村女性——51岁

在小城镇和工厂之外，是乡村的印第安纳：广阔的田野、零散的房屋、小社区、漫长的寂静。

这里的女人生活得没有任何支持：很少的医生；没有交通；遥远的商店；资源最少的学校；季节性的农活；全部落在她身上的家庭责任。

她没有余地。她没有安全网。她没有别的选择。她的缺席是地理上的：她住得离一切都太远，没有人去建设能够到达她的服务。

这是一个缓慢的、被遗忘的美国，而她被困在了那里。

从事最低限度服务的女性——29岁

在印第安纳的城市——韦恩堡、埃文斯维尔、南本德——女人撑起了那些没有人想看见的工作：

报酬过低的收银员；保洁员；快餐连锁店的女服务员；照护老人的护理员；便利店员工；非正式的保姆

她工作很多，挣得很少，永远活在下一个月里。

她的问题不只是经济上的。它是精神上的：她看不到未来。她看不到成长。她看不到改善的可能。

她的缺席是社会性的：她对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必不可少，同时又被当作一分钟就能替换的人。

尾声——印第安纳州

印第安纳是一个静止的州。而在静止的时代，女人更快地迷失方向。

这里没有伟大的革命，没有伟大的改革，没有推动变革的力量。

女人支撑着：家庭、工作、社区、宗教。

而在她撑住的同时，她消失了。她的缺席由正常构成：它不是新闻，不是丑闻，不是紧急情况。

它是缓慢而持续的扣减。

反思——印第安纳州

每个州都有一种缺席的形式。在印第安纳，那是日常的形式。

在这里，女人来到并活在三种力量造成的隐形之中：传统；看不见的工作；只会评判、不会倾听的社区。

正常变成了牢笼。角色变成了身份。付出变成了义务。

印第安纳告诉我们，女性的缺席可以在没有恶意的情况下被构建出来：只要从来没有人问一个女人她真正过得怎么样。

这就是这个州出现在书里的原因：因为抹去一个人并不需要悲剧。日常生活就够了。

艾奥瓦州

艾奥瓦是美国的农业腹地。一望无际的玉米、大豆、农场、筒仓、笔直的道路、遥远的房屋。从外面看，它像是一个简单的州：工作、家庭、寂静。但住在那里的人知道，简单是一副面具。面具后面是一种没有人解释的复杂。

艾奥瓦既不现代，也不落后：它是静止的。一种坚实的、农业的、保守的、务实的静止。一个由土地的周期决定一切的州，而女人必须适应一种不考虑她们生活的节奏。

在这里，女人消失不是因为戏剧性的事件。她们消失，是因为持续的疲惫、一成不变的角色、别无选择，以及一片广阔而空旷、吞噬她们的时间、精力和身份的土地。

艾奥瓦女性的缺席是农业的、家庭的、精神的。这是一种缓慢的消失，没有人看见，因为它看起来很“正常”。

农场女性——37岁

她不是在农场“帮忙”。她一直在干活。

她天亮前醒来，赶拢牲畜，准备工具，照料庄稼，打扫，做饭，安排，开车，修理。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：一季又一季，一年又一年。

她没有工资。她没有工作时间。她没有保护。

工作被视为“家里的事”，因此从数字、账目和承认中消失了。

她的缺席是经济上的：她做了50%的工作，却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她。

她必不可少，却不存在于文件之中。

生活在宗教与

社区之间的女性——45岁 在艾奥瓦的小镇上，教会比政府更有影响力。它们决定角色、行为和界限。而对女人来说，剧本永远是同一个：

母亲；妻子；体面的形象；参与社区；从不越轨

她无法离婚而不背上污名。她无法改变生活而不招来批评。她无法显露脆弱而不招来社区的“干预”。

她的缺席是文化上的：她的身份不属于她自己，而属于社区。

她生活在一个角色之中，而不是生活在她自己之中。

从事最低工资工作的女性——31岁

在中等城市——得梅因、锡达拉皮兹、达文波特——女人承担着支撑整个州的工作：

收银员；保洁员；女服务员；快餐店员工；养老院员工；保姆；低薪的老人护理员

漫长的班次，低工资，零流动。

她的生活是许多小小努力的总和：挤得满满的日程、孩子、开销、汽油、上涨的房租、永远不变的工资。她的缺席是社会性的：没有她，一切都会停下来，但没有人认为她是经济中的关键人物。

她是可以替换的，即使她实际上并不可替换。

生活在距离之中的女性——52岁

艾奥瓦很大。有的房子离超市30、40或50分钟。一家诊所可能要开一个小时的车。学校稀少。交通几乎不存在。

住在这里的女人要面对：严酷的冬天；无人援助的紧急情况；自己应付的疾病；精神上的孤立；对家庭和孩子的全部责任；缺乏刺激、网络和附近的社区。

如果发生什么事，几个小时内都不会有人来。如果她情绪崩溃，她没有人可以诉说。如果她有问题，她只能尽力自己处理。

她的缺席是地理上的：她消失在距离之中。一种世界看不见的距离，因为世界没有经历过它。

尾声——艾奥瓦州

艾奥瓦是一个靠沉默的劳动兴旺的州。土地不发出声响。撑起它的女人们也不发出声响。

她们的缺席是日常的：不惊人，不显眼，不被报道。她们支撑着家庭、农场、工作和社区。而在支撑自己的同时，她们消失在了职责之中。

艾奥瓦不抹去女人。它只是不看她们。

反思——艾奥瓦州

每个州都揭示出缺席的一个侧面。在艾奥瓦，缺席的形式是沉重的正常。

那是一种观念：“一直都是这么做的”，女人必须支撑而不是要求，她们的辛劳是天经地义的，她们的声音不如土地、家庭和农业的节奏重要。

艾奥瓦告诉我们，女性的缺席不需要暴力。一种从不被质疑的传统就够了。

这就是它成为这本书一部分的原因：为了展示那个不会改变的美国，以及为它的静止付出代价的女人。

堪萨斯州

堪萨斯是一片广阔而空旷的空间。田野、风、笔直的道路、永恒的地平线。对许多人来说，它只是通往更重要的州的一道门。对住在那里的人来说，它是一种塑造他们生活的地理：孤立、传统、农业劳动、变化缓慢甚至从不改变的小社区。

堪萨斯不用看得见的暴力杀死女人。它用重复、孤独、别无选择，以及一种寸步不让的文化杀死她们。

这是一个一切都沉重的州：道路、距离、宗教、农活、社区的评判。

这里的女人不是因为某件事而消失。她因为一种节奏而消失。一种从不把她放在中心的节奏。

大农场的女性——38岁

堪萨斯靠工业化农业兴旺。巨大的机械，密集的收割，永无止境的工作。

在这里，女人是产业链中必不可少的一环：她们驾驶车辆；她们照看牲畜；她们管理家庭账目；她们为所有人安排饭菜；她们把控时间、种子、收成；她们做维修；她们照看房子和孩子。

她干的活和男人一样多，常常更多。但在官方上，她是一个“家庭主妇”。

她的缺席是经济上的：她创造价值，却不出现在收入、文件或统计数据里。

她是一根得不到承认的柱子。

小社区的女性——47岁

堪萨斯的小镇像封闭的有机体一样运转。每个人都认识彼此。每个人都议论彼此。每个人都评判彼此。女人活在僵硬的角色里：母亲、妻子、虔诚的形象、教堂里永远的身影、社区的支柱、参与本地学校的事务。

她无法改变生活而不被盯着看。她无法崩溃而不被贴上标签。她无法重新塑造自己而不被评判。

她的缺席是文化上的：她不属于她自己；她属于社区。

她不是自由的：她是功能性的。

从事最低限度服务工作的女性——33

岁

在中等城市——威奇托、托皮卡、欧弗兰帕克——女人做着社会最基本的工作：

收银员；保洁员；杂货店员工；女服务员；养老院员工；学校助理

她辛苦工作，挣得很少。她没有成长，没有职业生涯，没有工具。

她的生活由这些构成：不稳定的班次、要照看的孩子、糟糕的公共服务，以及吃掉她一半工资的房租。

她的缺席是社会性的：她做了一切，但对州政府来说，她不是优先事项。

她是可以替换的。而这一点抹去了她。

生活在距离之中的女性——53岁

堪萨斯很辽阔。零散的房屋，没有尽头的道路，相隔几十公里的城镇。

住在这里的女人要面对彻底的孤独：遥远的医院、稀少的学校、糟糕的交通、很少的邻居、几乎没有社会支持。

冬天很长。夏天很酷烈。而一切——每一个问题——都落在她身上。

如果车坏了，她只能等。如果她需要医生，她要开几个小时的车。如果她情绪崩溃，她没有任何网络。

她的缺席是地理上的：她消失在一片土地上，这片土地不是为了保护她而建，只是为了被穿越。

尾声——堪萨斯州

堪萨斯是一个简单的州。但它的简单具有欺骗性。在寂静、田野、风和空荡的街道背后，是一场没有人看见的持续斗争。

在这里，女人支撑着让这个州维持下去的一切：土地、家、家庭、社区、工作。

而在她撑住的同时，她消失了。

她的缺席由这些构成：僵硬的角色；孤立；没有名字的农活；最低限度的服务；精神上和身体上的距离。堪萨斯不用创伤抹去女人。它用习惯抹去她们。

反思——堪萨斯州

每个州都揭示出一种缺席的形式。堪萨斯揭示的是最沉默的一种：由地理和传统构建出来的缺席。

在这里，一个女人可以一辈子活在一个角色里，活在一段距离里，活在一份不被承认的工作里，却从来没有时间和空间去想她真正是谁。

堪萨斯告诉我们，女性的缺席并不需要极端的暴力或贫困。只需要一片不会改变的土地，和一种不会倾听的文化。

这就是这个州出现在这里的原因：为了展示乡村美国如何让女人背负重担，却从不承认。

Ferdinando Frega